

566

春秋戰國異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馮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右春秋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共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戰鄆陵晉  
敗楚射中共王日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

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逆罷兵歸

史楚世家

荆共王與晉厲王戰於鄢陵

共王十六年

荆師敗共王傷臨

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

酒器受三升曰

黍

子反叱曰訾

一作喜

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

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而謀使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

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

呂覽權勳 又韓子十過陽 穀作穀陽 又淮南子人間

楚恭王戰於陰陵

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 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

潘尫養由

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

威儀不能常坐不能

起也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

四大夫載而行

淮南子 汎論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

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  
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  
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  
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  
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  
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  
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  
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  
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  
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  
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  
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  
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  
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

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說苑  
權謀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共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也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戶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妻子為郢大夫人盜王  
宮中之物妻子坐而黜之妻子亦豈知之乎然終坐之

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

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

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列女傳 按江乙宣王時人即惡昭奚恤者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

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說苑 至公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  
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  
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  
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  
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筮蘇為上卿而逐申侯出之境

新序

卷一 與前楚  
文王事畧同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夫分未定則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

子棄疾之亂

說苑  
建本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

史楚  
世家

康王

楚人與吳人將戰楚師寡吳師衆楚將軍子囊曰我與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戲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  
 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  
 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  
 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  
 是則楚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

據左傳子囊還自  
 伐吳還卒非自殺

也在楚康  
 王元年

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

上

呂覽高義  
 又說苑立節

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邾敖

史楚世家

### 邾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哲棄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

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

史楚世家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圍入問王疾絞而

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

史楚世家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

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

史楚

世家

韓子姦叔

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  
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  
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  
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狗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  
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

史楚世家

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  
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  
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韓子  
十過

靈王建章華之臺

靈王  
六年

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夫舉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  
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  
絲竹之淒淚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令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此前王之  
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  
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

吳越春秋  
國語更詳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

史楚世家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

叔敖入諫曰

孫叔敖非楚靈王時人

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

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母乃太盛

歟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

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王孫子新書

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

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魯君曰夫此

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之上寶也齊與晉越欲此久矣

寡君不與也而獨與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公懼

反之

魯連子與左昭七年小異

述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盞而甚氤氳花色

紅翠可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  
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墨子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  
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

地志章華臺  
在今湖廣華

容  
縣

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

否翟宴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  
壤陞三系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

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新書卷七

子發將西伐蔡

子發楚令尹

克蔡獲蔡侯

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戰國策莊

辛諫楚襄王云子發受令於靈王與史記不同

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

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

舍子發名

既而楚發其賞子發

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衆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

受賞

荀子強國篇

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

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  
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  
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  
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  
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亢倉子政

道

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  
十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

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克之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不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革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

新書卷一  
與國語別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

楚公子

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

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

句

手弓

句

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張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

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

人之中又有禮焉

檀弓下

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史楚世家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

史楚世家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  
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葦路藍蕪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  
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  
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  
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  
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

父善言古事焉

史楚世家

楚靈王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

陸賈新語曰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

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

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

與左傳稍別

乃勸吳王伐

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

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

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於乾谿  
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  
皆潰去靈王而歸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  
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  
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  
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亦去王亡王於是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

其故銷人

銷當作涓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

曰新王下法有敢饑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得食  
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上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  
遂饑弗能起辛丑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  
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

左氏云自縊

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

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其死

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  
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  
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  
至矣國人愈驚又使蔓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  
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司馬謂  
棄疾

君早自圖無

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  
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  
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

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  
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  
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  
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公子齋  
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  
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  
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  
子皆絕無後惟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史楚世家

桓子新論 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

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

人來攻其國人告急左傳無此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

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赴救而吳

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春秋繁露 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

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

則不見靈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能楚國大怒有  
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  
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  
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  
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  
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忘子  
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民無怨  
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  
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  
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  
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七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  
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

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

史楚世家

### 平王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  
 無忌不忠於太子故無寵平王二年使費無忌為太子  
 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  
 自取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絕愛幸之生  
 子珍一作熊珍更為太子娶婦齊女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  
 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  
王王稍益疎建六年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又日夜  
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  
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  
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  
以讒賊小臣疏骨肉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  
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  
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

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王乃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至員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員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爾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

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  
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  
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  
恥終為天下笑耳子其行矣子能報殺父之仇我其歸  
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員伍員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  
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伍員遂出奔聞  
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其

苦兵乎楚人遂殺伍員伍尚

平王七年 伍子胥傳

史楚世家合 伍奢之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奢子員字子胥員兄曰伍尚地志伍尚為崇邑宰多惠政民稱

崇君今江浦縣事見左昭二十一年詳畧各異費無忌作費無極

呂覽慎行 楚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

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之王奪之而疏

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楚僻也故

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

楚北境邑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於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連尹伍奢將以方城外

子胥之父

反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  
以為猶宗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集矣王  
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却宛國人說之無  
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却宛欲飲令尹酒又謂  
却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却宛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  
為酌及饗曰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



曰吾幾禍令尹却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  
覘之信遂攻却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  
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亡夫太子  
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令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  
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在昭公元年盡滅其族以說於國  
說苑辨物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  
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

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  
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  
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  
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  
不立

淮南子

人間

楚平王使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

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

遣人說王

言太子甚仁且

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

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  
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  
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

吳越春秋 平王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召子  
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王  
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以奢為國相封二  
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  
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憂父  
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  
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辭哉  
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  
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兄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  
甲子時加於己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兄且無往父當我活楚

畏我勇勢不敢殺若誤往必死尚曰父子之愛恩從  
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子胥嘆曰與父俱誅何明  
於世冤仇不除恥辱日大兄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  
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  
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仇汝可復  
也倘吾得反是天佑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兄  
且行矣吾去不顧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  
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

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子胥長一丈  
箭間一尺使者俯伏而走  
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  
墟矣使返報平王平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  
失其所在不獲而返

越絕書 伍子奢得罪於平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  
子尚奔吳子胥奔鄭王使使者召子尚於吳子胥聞  
之使人告子尚毋入子尚曰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

士不為也子其居尚請入平王復使使召子胥於鄭  
子胥介冑設弓出見使者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  
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  
乎使者還報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并殺子尚子  
胥聞之從橫嶺上泰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  
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乃南奔吳

吳越春秋 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

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仇聞太子

建在宗奔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  
奈何申包胥曰嗚呼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  
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  
聞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  
壤朋友之仇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  
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  
能安之胥遂奔宗宗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  
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見左昭  
二十年

子胥



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伍胥既至宗宗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

韓子說林

云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伍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釋之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若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史伍子胥傳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向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

漁從而請焉夫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

劍以與夫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夫人夫人不受

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

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至於

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

之夫人呂覽異寶 高士傳云員至吳為相求夫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

惟江上  
夫人乎

吳越春秋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  
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  
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吳江上有  
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  
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  
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  
不渡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

乃渡之干涸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  
曰子侯我此樹下為子取餉魚去後子胥疑之乃潛  
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  
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  
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  
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  
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  
以與漁者曰此吾先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

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胥遇之  
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  
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  
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管飯其盎漿長跪而與  
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行何不飽而餐之  
子胥餐而去謂其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母令其露  
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  
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

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子胥歎曰嗚

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末三句見烈女傳

越絕書 子胥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  
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  
日月昭昭乎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從漁  
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自施子可渡河  
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  
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



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  
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  
請以與子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  
購千金吾奈何以百金之劍為渡子於斧之津乃發  
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  
也子胥曰諾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  
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於  
江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

於瀨水之中

地志女子史氏漂陽人

子胥曰可託食乎女子曰

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于胥遂行

地志

揚州府

胥浦在儀真縣相傳為子胥解劍渡江處

浣紗女廟亦在儀真女馬氏也子胥亡楚見女浣紗囑曰追兵至勿言女投江死

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  
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  
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  
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史楚世家

按左傳城郢在吳滅巢

之前年史誤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  
上戲而傷卑梁氏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

家卑梁公怒

公卑梁大夫也楚邑大夫皆僭稱公

曰吳人焉敢攻吾邑

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

夷昧當作

僚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

大隆

隆當作格鬪也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平王

十二年大敗楚人獲其師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

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

呂覽察微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  
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為昭王

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昭王

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設伍奢  
父子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  
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

喜史楚世家

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史楚世家

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史楚世家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史楚世家約左氏文

晉人已勝智氏歸晉人平智氏在闔廬襲郢後當楚惠王時則智氏二字誤也而繕

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

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

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

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說苑權謀

楚使囊瓦

子囊之孫

興師伐蔡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

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

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

楚者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伐蔡蔡非有罪

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

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

越絕書

昭王十年 楚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  
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  
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  
人入郢昭王亡走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  
走郢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  
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

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  
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  
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史楚世家

吳伐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  
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仇見讐弗殺非  
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  
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讐下  
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有討臣何讐之

為若皆仇君則何上下之有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此見四書人物考注不知何本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

惜一躋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躋屨哉惡與  
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新書

卷之七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

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

史楚世家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柘舉遂入郢昭王出亡  
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  
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未定君其圖之若  
得君之靈存撫楚國當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  
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  
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  
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  
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

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  
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  
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

焉遂逃賞終身不見新序卷七  
與左氏小異

淮南子修務訓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裹也跣  
足不及著

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屨沙石蹠

達膝曾繭重脰七日七夜至於秦庭屨僵蹠足  
達穿也鶴跣

而不食

時音致

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

鶴峙峙立不動

徵音梅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豕修蛇蠶食上

國虐始於楚

封修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

寡君

失社稷越在草莽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遑暇

啓跪處安也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

之子虎踰塞而東

塞函谷

擊吳濁水之上

濁水蓋江水

果大

破之以存楚國

申包胥一作琴冒勃蘇包胥與勃蘇聲近也見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語

子胥之將之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  
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  
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  
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  
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  
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

而還

說苑  
至公



楚平王夫人伯嬴秦穆公之女

穆當作哀

吳入郢昭王亡國

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及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行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君王所欲妾者為樂也近

妾而死又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吳王慙  
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  
救至昭王乃復

列女傳

越絕書

紀策

子胥嘗平王墓久而不去楚乃購之干

金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掩壺漿之子  
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

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  
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史楚世家

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徙都都史楚世家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史楚世家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

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史楚世家

初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

二醢重裘而立猶慄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

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  
寇闔閭一日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

當房之德也

新書卷之七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  
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  
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  
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  
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

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  
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  
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  
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為我求之願為  
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  
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  
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

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  
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

韓詩

卷八 又莊  
子讓王 小異

越絕書 昭王臣司馬子期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  
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  
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  
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  
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

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君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書 子西歎於朝藍尹疊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宗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令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

吾是以嘆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  
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  
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  
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  
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  
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  
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吳越春秋 昭王反國樂師卮子非荆王之信讒殺



賢以致辱楚君臣昭王困迫乃援琴作窮劫之曲以傷之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尸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吳兵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襲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

情危子遂不復鼓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

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  
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  
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  
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  
曰若何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阬  
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  
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

說苑  
正諫

莊子

徐無鬼

子綦

類函於子綦上加楚司馬三字

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歎

音因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

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

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

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

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

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耶

牂牁羊也室西南隅為與東北隅為

突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何使相於燕盜得之於道則而鬻之於齊當渠公之街食肉而終

渠公齊富室為街正

茅尹文者荆之歐鹿羸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  
之長拖地茅尹文拔劍齋諸軫而斲之貳車抽弓於鞬  
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  
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齋於軫  
大夫之旗齋於軾今子荆國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斲  
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斲子之旗  
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

江南令而大治

新序卷八  
子期昭王兄

楚昭王燕遊越姬從王謂姬曰願與子生死共此姬曰  
君王樂遊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太史請移於將  
相王不可曰將相猶股肱也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乎妾  
請從王死矣

列女傳

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  
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右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

生若此

列女傳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居漸臺忽江水大至王遣使

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  
水方大至還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吾與棄約而生不  
如留而死使者還取符水至臺崩夫人流水死王曰守  
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列女  
傳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昭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往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



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

惓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  
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  
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姓之衆所使  
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  
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  
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  
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新序卷一 繹

史九十三卷子反昭奚恤前後異  
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據以為信

越絕書

寶劍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

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  
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  
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  
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  
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泰阿三日工布

布一作市

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

楚王見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曰此三物何物

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日龍淵二曰秦阿三  
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秦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  
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秦阿觀其鉈  
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鉈從文起至脊而  
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  
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  
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秦阿之劍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敲

除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  
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  
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  
為宮室死而龍藏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  
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  
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  
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  
人聞命矣

工布一日工  
市鈇亦曰鈇

吳越春秋 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齋出水  
如楚楚昭王卧而寐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  
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  
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殺王僚  
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  
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史作允常使歐冶造  
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  
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  
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  
五金之英大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

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

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

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

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

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

楚昭六年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



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爨釜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

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  
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  
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  
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

也

說苑  
善說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  
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  
 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  
 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  
 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鐵鑕刎頸而  
 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

韓詩卷二  
 又新序卷七

又呂覽高義畧同石奢  
 作石渚 又史記循吏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其賢使

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  
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  
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

車一作轍

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  
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  
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

姓字莫知其所之

韓詩卷二

楚王聞接輿賢致輿幣聘之接輿固辭焉其妻從外來

顧曰始以夫子可事今不可事也門外轍迹何深也接  
輿曰楚王不以我為不肖重為聘我妻曰許之乎曰許  
矣妻曰噫夫子左琴右書躬耕而為食紡織而為衣據  
義而動其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  
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固未許也遂偕深隱楚王復聘  
莫知所之

列女傳

高士傳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

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

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  
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  
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  
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迷陽伏陽也無傷

無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不知無用之用也

自孔子適楚至此見莊子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

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絳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精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

以為仙云

列仙傳陸通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見之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飾象因宰予以遺  
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  
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  
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  
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  
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絕目之麗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  
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  
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  
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  
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  
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叢  
子上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  
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  
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  
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  
乃歌曰太公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欲何之

孔叢  
子上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  
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

楚迎夫子在昭  
王二十七年

孔子將往拜

禮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  
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  
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  
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  
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講誦弦歌不衰孔子  
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  
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降之以禍  
今夫子積善懷義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  
汝以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汝以知者而必行安  
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  
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谷  
不以無人而自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  
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子  
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

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

得免

合家語及史記 此事見於說苑呂覽莊子韓詩外傳皆大同小異不錄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痾音居僂音呂曲背人也以竿黏蜩

曰猶擬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吾處身也若擲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莊子

達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為而解

難息兵則言實用不著必喙三尺而後能言此事言其不能言之意 莊子徐無鬼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奉命求成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葉公姓沈名諸梁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未有無術而使  
人懽然成事者

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

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

必非外  
面苦熱

所致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

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  
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

也無

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  
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  
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  
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

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莊子人間世自天下有

大戒至德之至也答二患之問自為人臣至行可矣答

不足以任之句自凡交近至幾乎全論使者傳言之道

自且以巧鬪至可不慎歟答寡不道以權成

之句自且夫乘物至未答惟有德者能之問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

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  
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於是孔

子自楚反乎衛

史孔子  
世家

說苑

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

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

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韓非子 荆令公子將伐陳夫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荆

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  
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吾反  
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  
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

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  
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  
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也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史楚世家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  
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  
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  
自以身禱之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曾

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胸脇有疾  
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說苑  
君道

二十七年昭王病甚乃召諸大夫公子曰孤不佞再辱  
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  
為王不可又讓次第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第公子閭  
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昭王卒於軍中公子閭曰王病  
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王卒臣  
豈敢忘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



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

史楚世家

列女傳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

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馭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以望雲夢之圃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

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

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

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

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弟子問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

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昭王

據云前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勾踐之女

荆州圖記

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

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者是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惠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

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

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

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

走昭王夫人宮

史楚世家

說苑

辨物

初太子亡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奔於鄭鄭人善之

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遂殺焉初建出守城父與

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建果不得立

史伍子胥傳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于吳

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



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  
之邊邑馱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  
公既歸楚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  
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  
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惠王八年白公勝怒  
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  
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

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

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

惠王十年

新序卷八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有子曰勝在外子

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

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

勝怨楚逐

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

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

賞言吾義矣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威吾

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

吾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恐為也子行  
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  
聲鄙也吾聞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

變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欲作亂故問微

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

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

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

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夫知

言之謂者不以言言者也

淮南子道應 呂覽  
精諭 又列子說符

列子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  
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  
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  
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  
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  
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

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銳

銳一作鎡

貫顛

顛一作頤

血流

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不忘哉

韓子喻老

淮南子道應又列子說符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

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

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

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

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

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說苑  
權謀

屈建告石乞曰屈建楚大夫  
石乞白公黨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

然白公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

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

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

司馬子期淮南子人間  
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韓非子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

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

公勝乃內其劍

新序卷八

說苑

立節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告

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

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仁契頸於庭以  
遂吾行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  
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史楚世家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

史楚世家白公自立

為王月餘葉公來救  
殺白公惠王復位

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及王子閭曰

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  
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



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  
問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  
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  
也劫白反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  
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新序  
卷八

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  
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  
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

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史伍子胥傳  
詳左哀十六年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  
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  
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過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  
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

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

風俗通卷之二 與左哀十六年小異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

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

公定楚公如反手耳

荀子非相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

石乞白公臣也

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

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呂覽分職 又淮南子道應

韓非子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

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  
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  
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  
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饜無欲清之  
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  
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  
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  
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  
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新論

貪愛

楚白公勝性貪老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

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  
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  
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



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

莊一作社

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

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為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

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

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

日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

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新序卷八又韓詩卷一稍別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  
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  
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  
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  
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  
鳴因以兵衛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  
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劫其父以兵使  
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共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

申鳴派涕而應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  
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  
死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  
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若  
此而生何以示天下士哉遂自刎而死

韓詩卷十 又  
說苑立節篇畧

同

列女傳 白公死其妻紡織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  
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

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  
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  
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  
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  
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  
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  
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  
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  
 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  
 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也譴而行其罪則庖宰食監法  
 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  
 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  
 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其久病心

腹之疾皆愈

新序卷四  
 又新書卷六

十三年吳王夫差強陵齊晉來伐楚

史楚世家

十六年越滅吳

史楚世家

四十二年楚滅蔡

史楚世家

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

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史楚世家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

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

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

此惠王時事非莊王也

遂取東國

說苑

權謀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王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  
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楚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  
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賂之

韓子說  
林下

楚莊王

莊王當  
作惠王

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

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

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為盜於境內而更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韓子

喻老  
又楚史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則善矣王無內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服之以療其病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之

墨子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史楚世家



簡王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史楚世家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

史楚世家

聲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

史楚世家

悼王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

史楚世家

悼王四年楚伐周

年表作伐鄭

鄭殺子陽

史楚世家

九年伐韓取負黍

史楚世家

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史楚世家

楚厚賂秦與之平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

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

王不知

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

將奈何吳起曰將哀楚國之爵

哀楚危反

而平其制祿損其

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

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哀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

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

差須猶少待也

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

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

成形禍形已成也

子不若敦愛而篤

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淮南子道應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形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說苑指武

吳起相楚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

今長沙衡陽等

郡地 杜氏通典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史楚世家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僭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吳起枝解於

楚

韓子 和氏

吳起自魏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  
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  
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  
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  
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  
太子肅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夷宗  
王也

死者七十餘家

史孫  
吳傳

吳起謂楚王曰楚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  
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楚王死貴人皆來尸在  
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  
也拔矢而走伏尸挿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  
矣

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挿王尸因言曰羣臣謂  
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楚

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連三族吳起之智

可謂捷矣

呂覽  
貴卒



肅王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史楚世家

十年魏取我魯陽史楚世家

墨者鉅子孟勝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善楚之陽城君陽城君令

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楚王薨羣臣攻吳

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楚罪之陽城君走楚收其國

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

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

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傳送也

孟勝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楚田

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

呂覽

上德

墨子見楚王錦衣吹笙因也

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而為之者因楚王之所欲也

貴因 呂覽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

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  
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  
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  
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  
人者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嫁女鬻珠喻  
美其文而遺

其質也  
韓  
子外儲左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

非鬪帶劔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  
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  
有五等夫負長劔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  
勇也負長劔赴深淵斬蛟龍搏鼃鼉此漁人之勇也  
登高涉危鵠立四顧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剗必  
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  
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  
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

人一怒屈萬乘之師有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五  
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劍釋危冠  
而請為弟子焉

論衡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  
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  
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

史楚世家

宣王

子發攻蔡踰之

子發楚將踰勝也

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

執圭

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

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

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

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

淮南子道應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

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其後子發

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

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

慴之骨髓

慴痛也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

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淮南子人間

子發之戰進如激天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圓之中規方

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

淮南子修

務

淮南子 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

兵主也



說苑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

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

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

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與陳使  
敦洽讎

虞事最  
相類

荀子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

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

楚將子發攻秦

類函將帥下  
子發作子反

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候

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

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  
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喻嗑而戰自十也  
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  
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  
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  
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列女傳

美一

作喙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

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

去

淮南子  
道應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

惠王齊宣王尤強

史楚  
世家

秦欲伐楚使人往觀楚之寶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  
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恤應之奚  
恤稱曰吾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

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狷之難交兩國  
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  
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萬死  
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遺  
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  
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新序  
卷一

昭奚恤之用楚也有燒倉廩穿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

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者也

韓子內儲下

莊子音義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

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

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

史楚世家

宣王三十年卒子威王熊高立

史楚世家

### 威王

楚威王聞莊周賢

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或作齊宣王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縣

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泉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



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使使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

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

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

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莊子傳地志今山東曹縣有漆園城即莊周為漆園吏處

休又云周字子見歸德府

高士傳 莊周宋之蒙人也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 少學老子

遺世自放不仕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  
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三千歲矣  
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  
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  
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以上又見莊  
子秋水篇

或又以千金之

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

身不仕

莊子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  
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  
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

古今樂錄 莊周者齊人也隱於山岳湣王遣使齋  
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

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  
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  
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周蒙人屬  
宋不屬齊

莊子 莊周家貧故行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  
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  
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說苑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  
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蹄中有鮒  
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  
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

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  
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  
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  
周之室

莊子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

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新論

莊子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漢書 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

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史楚世家

史記 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楚威王學書於沈尹華

威王懷王之父

昭釐惡之威王好制

制術

數有中謝佐制者

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

昭釐謂威王曰國人



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

呂覽去宥

此條一作楚

莊王事見前

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讎在吳子寧能為吾報之乎對

曰臣來見道旁野民持一魚頭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

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望多也

說苑

楚威王使將軍莊躒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

莊躒者楚莊王

苗裔也躒至滇池方三百里

其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

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

黔中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漢書西南夷傳

華陽國志

楚頃襄王

頃襄王當作威王

遣將莊蹻從沅水

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而

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因留王滇池號為莊王以

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地多雨

潦俗好巫鬼禁忌

又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也俗人謂之越王牂

牁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為一株栢樹在水內也

地志 雲南 楚威王命莊蹻定滇會秦擊楚道絕蹻因

自王於滇建苴蘭城在今雲南府府城北

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

山 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